



# 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该如何衔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 实习生 王诗娟

这是她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一位赶来北京报到的新生没有去学校。8月23日下午两点，她拖着行李箱出现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一家培训机构的教室里。教室还有不少家长，正陪同一位刚考完的孩子试听秋季英语四六级课程。

这门课被称为“高大衔接课”（高中大学衔接培训），机构印发的宣传册的封面印着“大一新生暑假蓄力，入学抢跑一步”的标语。课程幻灯片上，一页醒目的大字揭示了他们来此处的目的——“机会总是留给早准备的人”。

这场关于大学的竞速赛，从新生踏进学校大门前开始。

“4月，有人还没高考就来预定四六级预科的位置了。”北京一位培训机构的老师反复强调分数的重要性，考研、保研、工作都看四六级成绩，“过的越早，刷分的机会越多”。

此外，该机构还提供高数、计算机或专业课等预科内容。预科课程分大小班，人数从10人至50人不等，定价通常在6000元至9000元，滚动开班至假期结束。

事实上，在暑假最后一周赶来上课的人，在“抢跑者”中已经算落了“下风”。这个暑假，高大衔接课以各种形式出现，包括但不限于网课和夏令营。

刚高考完，河北某市的街头就出现了大红色的广告招牌“准大学生生涯发展夏令营火热招募中”“用一周时间模拟大学四年”，在详情页上，“输赢”二字被特别强调——“很多人赢在高中，输在大学，也有人输在高中，赢在大学”。

7月26日，一位湖北孝感的女生和妈妈就到武汉参加了这样的夏令营，这位还没有上过一节专业课的男孩已经准备投入下一场战斗——“保研”。

很难说是教培机构创造了这场“战斗”，还是他们准确把握了新生的需求，推出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保研培训，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9.8万元至40万元不等。

## 抢跑

早上8点，北京某教培机构门口的外卖架上，整齐摆放着不少咖啡。教室门外，零星的学生正在吃早饭。

这家机构位于海淀黄庄，紧邻北大附中，被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包围。

这天的英语课从早上8点上到中午12点，每周休息一天，大约持续一个月。疲惫的不只学生，“上到最后一个感觉脑袋已经是木头了。”一名兼带考研辅导的授课老师告诉记者，这个暑假，她已经连续14天授课，“昨天上了8个小时。我最长纪录是每天10个小时，连续上了40天”。

“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烦躁。”一位女生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吐槽，她应母亲的要求来上课，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英语分班考试——必须考到快班。在对比了几家培训机构四级考试的通过率后，她的母亲为她报了人数上限10人、花费更高的小班英语课。此外，母亲还希望她在通过四级后“马上考六级，然后再（备考）公务员”。

据了解，部分学校将依据入学后的英语考试成绩实施分层教学，并据此安排学生参加四六级考试的时间。而“迎接大学分班考，进入快班领先一步”正是这些机构宣传“高三暑假预习预科”的核心卖点之一。有培训机构的销售人员称，一些学校会因为考位不够限制学生报名英语四六级的时间和次数。

虽然每天迎着早高峰到海淀上课，一位家住东城区的女孩告诉记者，自己不抵触母亲为她选择的这门预科课，她担心学校会因考位紧张限制四六级报考次数，“那就刷不了分了，我最怕这个了”。还有人因为高考英语成绩不理想，本着“笨鸟先飞”的态度，决定来报预科班。

来自湖北孝感的王子洋高中时就从网络上搜集了不少大学的课程内容，在得知自己的志愿填报机构要举办免费的“高大衔接夏令营”后，他很快便同意和母亲一同前往参加。

不过，课堂上，他注意到不少参与的学生都不是自愿前来的。有人在下面玩手机，



某教培机构的走廊，“上岸”二字被放置于励志话语中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8月15日，海淀黄庄某教培机构，学生在自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8月14日某提供保研服务机构的自习室里，学生在自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还有人上午露了面，下午就离开并未出现，反倒是“家长听得更认真”。

“小孩不爱学，所以暑假就看着他学。”一名陪读子试听大学英语衔接课的家长认为，早点考完四六级，并取得高分非常重要，不然会影响后续读研，“可以花点钱，但时间浪费不起”。

父母想陪读，孩子却不领情。刚走出英语衔接班听课的教室门，一名家长便问孩子：“你自己怎么想的？”男孩回答：“上这个课的意义是什么？”“那开学问你如果是慢班怎么办？”家长没等来下一句回复。

记者了解到，参加英语四六级衔接课程的学生大多来自一本院校，其中不乏211、985高校的新生，部分学生高考成绩甚至超过135分。即便孩子已是大学赛道上的“领先者”，一些家长的焦虑却并未减轻。

早在2005年，国内不少高校已将四六级与学位证脱钩，2013年前后，又有多所高校陆续宣布不再将四六级与毕业捆绑。但每年这场考试的结果依然会牵动无数大学生的神经——在教培机构的嘴里，这些成绩与找工作及升学息息相关。

## “劝学”

教培机构精准地捕捉并利用了这份对未来的焦虑。记者调研发现，培训机构针对不同发展意向的大学生，准备了不同的“劝学理由”。

在寻求就业的学生面前，他们罗列出“各大行业英语需求一览”，宣称“六级500+在优质岗位中更吃香”。面对计划考研的学生，他们说“高分通关四六级，能在研究生期间免修英语”，还强调“以下院校，六级不过研究生禁止报考”。对于志在保研的同学，他们说，“四六级是保研的敲门砖”“六级至少550分才能有报名资格”。

对于不同家庭的消费需求，这些机构准备了线上线下两种课程。

有的还推出了雅思、office办公软件、大学物理、高等数学、文史通识5类先导课程，以及生涯规划、大学生生活指导课程在内的“大学腾飞营”，均为线上课程。截至9月9日，页面显示该产品已售出1043份。尽管直播早已结束，购买回放却仍需支付原价2480元。

线下课程的价格更高。另外一家机构推出的暑假四级英语课程，线下授课60课时，售价8800元。

刘强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思政课老师。3年前，他第一次从学生那里得知“高大衔接班”的存在。这名学生考到

了名牌院校，学习文科专业。让刘强感到震惊的是，她不仅选择上大学英语和逻辑学的预科班，还选择了高数、计算机这两门似乎与她本专业毫无关系的课程。

“孩子初中、高中就一直上补课班，机构有招生优势。”刘强观察到，选择去上高大衔接班的学生主要是从自己高中补课班得到的信息。

“机构会有一些套路，把你套到另外一个产品去。”虽然王子洋此前参加的夏令营标明“免费”，但他认为，这份钱其实早已算在今年一月他购买的志愿填报服务中，也预埋在了夏令营结束时被推销的“保研服务”产品里。

显而易见，教培机构的营销链条并不止步于当下的成绩。在推销完衔接课程后，不少机构还会顺势开始推销价格不菲的“保研陪跑”产品。

一名销售向记者展示一所大学的保研政策，成绩并非唯一的参考，科研、竞赛、志愿活动都在“综合测评”的范围内，“不能光会学习，卷成绩”，还向记者说明“衡水学霸绩点第一仍然保研失败”的案例。

据上述销售顾问介绍，该机构提供从大一开始的陪伴式服务，包括精准的目标院校定位与生涯规划分析。在学业方面，机构会提供公共课和专业课的特训指导，以提升学生绩点，“大二、大三再来找我们，没法做保障，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你大一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成绩了”。他宣称，机构还会在实习、科研、竞赛方面提供帮助。例如，指导学员以独立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协助加入知名教授的科研团队并完成科研产出。

在这家机构的价目表里，保研至985院校收费为9.8万元，至清华北大则需要花费近40万元。如果不买套餐，按单项辅导，则不够划算，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就要收费8万至15万元。

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不在少数。记者注意到，8月14日下午，这家教培机构的几间VIP咨询室没有空闲过，销售表示，“有些是孩子主动希望报班，父母咬咬牙也支持了”。

一些“唯早不赢”的抢跑心态正不断向更远的未来蔓延。一些教培机构销售将刚填完高考志愿就前来咨询考研、考公课程的学生作为典型宣传案例，称赞他们“有远见”“懂逆袭”“赢在了起跑线上”。

## 有没有必要

很多学生对机构高大衔接班的需求可能并不强烈，这样的培训却一直存在。事实上，高大衔接班从3年前，甚至



某教培机构的墙上列满上岸学生的考研分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8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在一家教培机构的四六级英语试听课上，来听课的除了新大一和一二大的学生，还有不少学生家长。



8月14日，某教培机构正在上最后一轮暑假英语四级高大衔接班的课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摄

更早就已经开始了，某机构销售告诉记者，该机构至少已持续5年组织英语的高大衔接班。

一位山东的高中英语老师发现，2005年后出生的很多孩子具有质疑的精神，他们更喜欢问“为什么”，“而不是被动接受你给他们传输的知识”。所以在她看来，家长很难逼迫这些孩子去做他们发自内心不认可的事，“如果取得某个成绩关乎他的未来，那么他就会自觉地、拼命地卷”。

刘强观察到，有些学生在高考后第一次直观地感知到或真或假的“信息差”，他们从学长学姐那里得知“大学就得考证”“怎样拿奖学金”……而部分培训机构会利用当下社会的某些“文科无用”的论调来贩卖职业、就业的焦虑。

如此，“计算机”班才会诞生于高大衔接的课程中，有课程销售表示，“哪怕学文科，也最好掌握一门计算机语言”。

一名学生告诉记者，他从找工作的学长学姐那里得知，一些央企招聘不仅需要填写英语成绩和大学绩点，有的甚至要求填写每一门课程的成绩。此前他认为找工作可能不需要卷成绩，更注重的是实习经验，“现在发现好像都不能少”。

新高考改革后，一些学生反映部分专业需要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但自己高中选科并没有选这两门，他们希望预科课程可以帮助他们弥补这部分知识的差距，不至于掉队。还有人选择学数理化衔接班是因为听说这几门课挂科率高，“一旦挂科，就不能保研了”。

事实上，一些学生“高大衔接”的需求不仅催生出市场上的培训机构。

有人选择自学，上网课。也有大学安排了面向新生的课程。近年来，南京邮电大学、扬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为一新生提供免费的大学数学衔接课程。今年7月，四川师范大学开设了大学数学和大学英语衔接课程，要求所有今年入学、教学计划中含有相应课程的新生，必须在8月18日至正式入学前完成指定内容的学习。

该通知上写：“明明中学数学成绩不错，为什么一到大学就跟不上？据调查全国有超过60%的大一新生表示前两个月完全听不懂大学数学。”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李国辉常年教授高等数学。在刚刚结束的一学期课程里，他努力将不及格率控制在20%以下，“但实际上我比较宽松，为了凑分数，平时分给了99.100才能凑够期末60分”。他观察到，现在的学生两极分化很严重，坐第一二排的学生卷到90多分，但不及格的也有人在。

一道积分方程的题，李国辉上课讲到

不好意思再讲，考试时原题出现，“没有用”。有时课堂上只能来一半人，他觉得难为情。但听其他班学生说，自己那个班一百多人的课，来的也就四五十人。他才意识到，原来大伙都是这样的。

高数属于大课，靠点名监督学生上课并不现实。有些没来上课的学生和李国辉说自己会看线上网课，但从考试成绩来看，“不来上课的学生大概率也不会自律地看网课”。

高数的学分多，其分数直接影响学生的综合绩点。虽然学生不爱上课，但每年考试结束后，他都会收到来自自学生的邮件，想保研的、出国的，请求他给分手下留情——这种得分不易的情况，在学生的视角里往往变成了“高数难”。

当了多年的高数老师，李国辉想尽办法让课堂上多人来听课。有人说各地高中数学教学差异显著，他就每一个知识点都讲，尽量照顾到基础较薄弱的学生。这样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些基础好的学生就会走神。数学是一门讲究环环相扣的学科，可能哪个知识点不讲究心过了，就很难再连上。他反复讲知识点，“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但有的人总不上课就没办法了”。

李国辉带的高数课有不少学新闻传播、法学等文科专业的学生，他们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学高数，对高数的兴趣也不大。但在这位高数课老师看来，学数学可能并不只是学一套公式，解几道题，更重要的是逻辑思维的训练，不论来自哪个学科都很重要。

谈及高大衔接，他认为“没有必要”，不论是文科要学的大学数学还是理工科要学的大学数学，都不存在实在“学不会”的情况，“九十多种可能难点，七八十肯定没问题”。

一方面，李国辉认为这是大学“高中化”的一种表现，这么多年都是补课上来的，突然一下到大学里头没有人管他了，就心慌。”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与大学扩招有关，学生上大学的门槛越来越低，但大学里的课程没有因此调整难度，造成了问题。

## 如何衔接

事实上，帮助学生进行“高大衔接”已有大学作出尝试。

华东师范大学推出的《大学数学预备知识选讲》等3门先导课，针对中学教育的薄弱环节。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吕长虹曾对媒体解释，“不是让学生抢跑，而是为学生创造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条件”。

复旦大学腾飞书院开设3门在线先导课，建议学生自主完成，学生开学测试优异则可获奖学金；浙江大学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开设高数先修课；南京大学针对数学、物理基础差异，开设小班强化课。

本科期间，转专业、保研等与成绩息息相关。此外，近年来，不少学校开始推出本硕博一体化培养等长周期培养项目，一些学校扩招保研学生，考研空间被压缩，这就让不少学生开始重视本科成绩。不论是上“高大衔接”，还是寻求校内补课，好像背后都藏着学生对分数和绩点的深层焦虑。

面对学生对成绩的焦虑，已有高校开始了更具破冰意义的尝试。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推出的零门槛转专业政策。此外，今年7月25日，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宣布，自2025级本科新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将全面取消绩点（GPA）排名，成绩单将作为学业情况的完整体现。

北大的改革并非孤例。早在2015年，清华大学就率先以12档等值制取代GPA评价，强调多元评价体系，直指“GPA导向的学业成就观”问题。近年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也陆续调整评价体系。

但是，市面上的高大衔接班不仅仅针对成绩的，有些夏令营“模拟大学生活”，教的是选社团、规划学业甚至与人沟通的技巧。“高大衔接”要衔接的不只是知识的断裂。

“像初三一样把高中的知识学一遍，这真的是大学新生面临的第一要务吗？”在刘强看来，在忧心成绩之前，高大衔接首先应当让学生学会自主。不像高中，大学外在的约束其实很少，“一切都需要自己关注，自己规划，寻找伙伴，主动交流、听讲座”。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谢维和认为“德育”和“智育”并不分离，“用分数作为评价指标之一，这没什么太大的错误，问题是用什么去追求分数”。谢维和与不少校长、老师对话，罗列学校里全面发展的学生道德品质和性格上的特质，他发现，最大的交集是“自觉自律性”。

而在李国辉看来，大学课堂上的学生最缺乏的往往也是这种特质，“要是有一个人能像中学班主任那样看着你，就很少会有不及格的了”。

谢维和认为，高中教育强调与大学教育的衔接是一个趋势，除了先修课程，还可以设计选修课，包括与大学建立更多的合作，“我们的高中教育要更多从孩子发展的角度考虑，为他们将来上大学做一些铺垫和准备”。

2007年，北京市实施“翱翔计划”，经过选拔，学生可以在高一第三阶段至高二未期间参与涵盖数学、物理等6个学科的100余门课程，完成15学分研究性学习任务，相关学分经审核可纳入大学教育体系。

谢维和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事业”。经营性的民办教育，虽然用产业的方式来管理，但是无论任何教育，都必须强调办学方向以及教育的公益性。

在刘强看来，高大衔接班可能就违背了这个原则。它的导向不是“成人”，“而是教你怎么对付考试”，“可能家长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学生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就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这名高中老师觉得，在当下的社会现实里，大学更应该承担起学生“高大衔接”的职责。比如，复旦大学从2021年开始就面向上海高中生开设“周末学堂”拔尖学科先修计划，涵盖文、社、理、工、医等22个学科，学生可选一门课程，去复旦上课。

但是，相比提前学习具体的科目，王子洋更希望衔接课程能弥补高中和大学之间的信息差，帮助学生了解大学，并且进行职业和生涯规划，而不是由功利性质的教培机构主导。

刘强提到，一般来讲，学生入学后有新生入大学教育，系统讲述大学生生活、专业就业前景等。此外，大一基本都是基础通识课，而这些课程都提供给适应大学生生活的空间。让他们不必焦虑于“衔接”，“高校应该有传递这方面信息的职责”。在他看来，这些工作甚至可以在更前面，比如，在大学生回高中母校招生宣讲时，就讲清楚大学是什么，大学的出路在哪里——高大衔接真正的任务，是帮学生找到坐标。

假期过去了，王子洋身边的同学有的去做家教、有的考驾照、也有人去旅行。参加完免费高大衔接夏令营的王子洋最终没有购买保研套餐，也没有去机构上高大衔接课。他和妈妈回到了老家孝感。这个暑假，他会背英语单词，想把英语四级考到600分，也认为去实习、去打工很重要。这个男孩已经确定，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考高分”不是唯一的目标。

## 林易

开学第三天，我收到了全校召开教辅会议的通知。

“教辅”无疑是新学期热门的话题。听外地的朋友说，新学期一开学，就出现了各种“教辅歼灭战”，学校明令禁止带教辅书入校。

看来我所在城市的教育局还算通情达理，划定了教辅购买目录，丰俭由人。

按照本地教育局的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统一购买教辅书。但学校通知参会，显然有所暗示。

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和班里另外几名家长一起报名参加了校级家委会，每学期需要参加两次全校会议。学校会议无比冗长，每次我都是硬着头皮去参加。

说，教辅的会，我也打心眼儿里有点抗拒。另外几名班级家委参会。

学校教辅会议一开完，学校家委群顿时沸腾起来。A同学妈妈提议买教辅，B同学妈妈推荐了再次精选过的教辅购买清单，大家忙着商量到底买哪套、互相推荐书店的采购电话，建立本年度微信群以统计购买数量……

加入本群一年来，群里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当天晚上，本班的家委小群们也热闹起来。A同学妈妈提议买教辅，B同学妈妈立刻响应：“赞同！孩子天天玩，我有点焦虑。”

这届家长为啥那么见不得孩子玩儿？再说，老师布置写生字生词、做算术题，难道不是作业吗？

群里讨论得正热闹，我没敢吭声。

B同学是班里有名的小学霸，几乎次次考100分。妈妈自豪地说，孩子不用她操心，每天回家就写作业，到晚上8点就自己洗漱睡觉。

听得我羡慕不已。再看看自家这个熊孩子，成绩不提了；体育，四肢不发达；唱歌，五音不全；画画，至今还是抽象派。他在学校打扫卫生倒是挺积极，班主任总夸他勤快——相隔四分之一世纪，

00后班主任夸“差生”的套路跟我小学班主任一模一样。

言归正传，班级家委小群里，其他家长也赞成买教辅书。

面对自家的“学渣”，我也不敢放任自流。但我对于时下的辅导书颇有微词——题目弯弯绕绕，一不小心就掉进陷阱，孩子很抗拒做作业。大概因为低年级知识点太少，只能以此彰显创新。孩子上小学第一年，我整年都在这种阴影之下。

跟高难度的题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薄弱的基础：孩子频繁出现笔画顺序错误、拼音错误。而且这种情况在小学生中并不少

见。我很怀念自己读小学时用的配套练习，大部分是基础版的题目。

看到群里的讨论，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但想自家孩子大概没有代表性，打好的字又默默删掉。

A同学妈妈是个行动派，当天晚上，“自愿团购教辅”的通知就发到了班级群，并明确说明：教辅书不能带到学校，老师也不会布置教辅书上的作业。

但这消灭不了家长的热情。短短半个多小时，就有七成家长接龙购买。在这之前，鉴于家长之间的“塑料关系”以及对家委会的天然警惕，家委会提出

的倡导，总要经历为期两三天的拉锯才能勉强达成共识。这是第一次如此的众志成城、同仇敌忾。

面对此情此景，我只能围魏救赵。晚饭后，我假装不经意地提起：“对了，你班同学都在买教辅书呢。”

孩子察觉到我的言外之意，立马瞪眼：“我不想买！”

话一说完，他大概觉得这事儿他说了不算，又眯着眼睛道：“可以不买吗？”

我做为难状：“可能不买也行，但前提是你得把最基础的内容掌握好，比如生字、生词、算术。”

他痛快答应了，我也松了口气。班级群里，接龙还在继续，有人打算顺便再买一套热门教辅书。她悄悄告诉我，中午出门买菜时遇到了小学霸的妈妈，见她拎着塑料袋，装了四五本教辅书，显然刚采购完毕。

教辅书的暗流，还在继续涌动。

# 开学初的教辅大战